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四

車部三

輿同輿附

輅

釋名曰天子所乘曰輅輅亦車也謂之輅言行路也金輅

以金玉飾車也象輅革輅木輅各隨所名也

書曰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大輅玉綴輅金面先輅

在左塾之前先輅象似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以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北面凡陳列皆象

生戊王

禮曰大輅者天子之車也

又曰鸞輿有虞氏之輅也鞫車夏后氏之輅也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四

又曰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青輅駕蒼龍天子居明堂左个

乘朱格駕岑駟天子居太廟太室乘黃輅駕黃龍天子居

總章左个乘白輅駕白騶天子居元堂左个乘立輅駕鐵

騶

周禮曰有虞氏尙陶夏后尙匠殷人尙梓周人尙輅

又曰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月再建就太常十有

二序以祀金輅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諸侯

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諸侯革路龍勒

絲纓五就建大帛以卽戎以封四衛木輅前樊鶴四纓建

大麾以田以封藩國

又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彤



面素總皆有容蓋翟車面貌組總有屋輦車組輓有翼羽
左傳曰清廟茅屋大路越音席太羹不和棗盛不鑿昭其

儉也

又曰賜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

論語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國語曰晏子服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天子之祿

也子何乘不佞古切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自

給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吾

身于是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反公

不悅趣音促召晏子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受晏子對曰君

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然猶恐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四

二

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臣亦乘之下

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衣願其行者臣竊恥之遂讓不受

也

漢書輿服志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爲大輅于是

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爲乘輿卽孔子所謂乘殷之輅

漢律令曰玉輅駕六馬太僕卿馭駕三十二人並平巾寬

幘大口袴于牛衛將軍一人陪乘執金裝長刀御乘輦衫

腰輿後行次金輅象輅革輅木輅以次相隨並駕各駕士

三十二人並平巾幘大口袴衫色各從輅色巾幘衫大袴

又曰玉輅貴盾以玉飾諸末重二左青龍右白虎一翅善

昔文鳥獸黃屋左二金鳳一在軾前十二鑾在衝二鈴有

式龍輶設彰塵青蓋一飾黃裏博山鏡子樹羽倫金根米班重牙左違旂十有二旒皆升龍其曳地右闔載長四尺廣三尺發文旂首金龍頭腳結綬金鈴綉駕蒼龍金綬方鉞插翟尾焦鑲錫一因十有二就祭祀內后則重之金輅赤盾以金飾諸末餘與玉輅同駕赤駢二射禮還飲玉則供也象輅黃盾以象飾諸永餘同玉輪駕黃駢行道則供之革輅曰盾輅之以車餘同玉輅駕白輅巡狩臨兵事則俱之木輅黑盾以漆飾諸末餘與玉輅同駕里駢出獵則供之諸益旌旗之乃革因背從輅也黃裏俱用黃其鑲錫子五輅同根車青盾蓋三重餘同玉輅藉田則供之

又曰皇太子金輅赤盾以金飾諸末重軫箱畫芑文鳥獸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四

三

黃屋伏鹿軾龍輶金鳳一旒軾前設章塵朱蓋黃裏輪畫朱牙左連旒九旒右戟門戟旒首戟龍頭御結煖反鈴綬駕騶 四人鑾在衡二鈴在軾金一方鉞插翟尾五焦

又曰王公以下象各以象飾諸末班各入鑾在衡末左建旗其盡九升一階一有載關戟革各以革之諸末左建同象各

木輅以潦飾之二國餘同革輅諸皆箕朱蓋旂占檀一品九旒二品八旒七旒其鞶纓就數准此

張平子東京賦曰天子乃撫玉輅乘時龍

又曰乘鸞輅而駕蒼鸞

又曰奉引既畢先輅乃發

又曰龍輅克道雲旗拂霓

周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
又曰輿脫輻夫妻反目象曰輿說輻中無尤也
又曰壯輿于大輿之輻

又曰見輿曳其牛掣其人顛且劓無初有終象曰見輿曳
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續漢書輿服志曰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爲輅行可載因
物生智後爲之輿

晉書曰王道有羸疾不朝會顯宗親幸之置酒作樂又詔
自今已後輿載入殿不得施拜

晉諸公讚曰司徒傅樞以足疾遜位不許板輿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四 四

晉起居注曰太始四年正月臨軒太宰安平王孚載輿升
殿

宋書曰陶潛解印後有脚疾俟一門生二兒舉藍輿詣王
弘既至欣然而與之飲酌

語林曰武侯與宣皇在渭濱將戰宣皇戎服蒞事使人視
武侯乘輿葛巾將白羽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

而歎曰可謂名士矣
世說曰子旭未達時家貧在京常見王恭乘高輿服鶴氅

裘于時雪旭于籬閒窺之歎曰真神仙中人
陳留耆舊傳曰洛陽令董宣死詔使視之有蘭輿一乘白

馬一匹帝曰宜之清死乃知之

幽冥錄曰謝安石當桓温之時夜忽夢乘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莫有解此夢者乃温死後代居宰相歷十六年而得病安石方悟曰待乘輿者代居其位也十六里者得十六年也見白雞住者今太歲在酉吾疾殆不起乎少日而卒

淮南子曰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

韓子曰與人乘輿則欲貴者也非與人仁不貴則不售也

潘安仁閑居賦曰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車遠覽王畿迎周家國

左太冲蜀都賦曰輿雜沓冠帶渾笄

張平子東京賦曰乘輿近乎岱嶽勸稼穡于原陸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四

五

又曰皇輿夙駕輓于東階

曹子建七啟云駕起野之馳乘追風之輿

宋玉高唐賦曰王乃乘玉輿駟蒼螭

輿

同輿附

魏志曰太祖軍摩陂召夏侯惇常與同輿載諸將無得此

者

蜀志曰曹公自東征助先主圍呂布于下邳先主從曹公

還表先主爲左將軍禮之甚重出則同于輿

吳志曰太子登字子高善待僚屬畧同布衣之禮諸葛恪

桓譚等同輿而載

晉中興書曰紀瞻字士遠爲鎮東王左長史丹陽宣城新

安三郡中正王常幸瞻家同乘輿還府瞻甚見遇鄉郡榮
之

輦

左傳曰盈獲奔衛南宮萬以乘車輦其母

又曰齊慶堯通于聲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闔

又曰孟氏之臣秦莒父輦重如役莒父孟獻子家臣步輦

重車以從師

穀梁傳曰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不辟使輿

右下而鞭之

爾雅曰徒禦驚輦者也

漢書曰淮南王安早失母帝付呂后孝惠帝心怨郡陽侯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四

六

孝文初卽位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寬赦之三年入朝

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大兄

又曰傅昭儀有寵于上生定陶公主多才藝上甚愛之坐

則並肩行須同輦

又曰班婕妤班况之女孝成帝妃也賢才迥辨帝遊于後

苑嘗欲與同輦婕妤辭曰觀古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

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無乃似之乎上善其言而

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楚姬今有班婕妤

漢武故事曰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常從行

國載之後車與同輦者

又曰上帝輦至邸署見一老郎鬚眉皓白衣服不同問曰

公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江都人以文帝時爲郎上曰何其老也對曰不過也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尙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晉書曰山濤吳平之後說天子罷車役示海內又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止十人帝常講武于宣武塲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後因與靈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根于古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暗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乃義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數起郡國皆以無備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

又曰張敞東宮舊事太子有坐輦步輿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四

七

王龍晉書曰義軍起桓元問衆曰朕其敗乎賈靖之對曰神怒民怒臣實憂懼元曰神何爲怒民何爲怨對曰殺晉宗廟飄零落薄所祭不及祖先此其所以怒也元曰卿何以不諫對曰輦轂諸君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諫

又曰梁英與妻孫壽共成輦張明帷飾以金銀以爲娛樂晉公卿禮秩曰太宰平王給雲母輦

晉太康起居注曰齊王歸審詔賜衣香輦一乘

後魏書禮志曰天樓輦輶十二加以玉飾衡輪乘輿輅用駕牛十二

又曰乾象輦羽葆員蓋畫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階雲漢山林雲氣神仙聖賢明忠孝節義遊龍飛鳳朱雀元武白

虎青龍奇禽異獸可爲飾者皆辦圖焉太皇太后祭郊廟則乘之

節中記曰石虎奴駕有金銀輦雲母輦武剛輦數百乘號皇后出乘嵩路乘文武王輦或朱漆臥輦以純王代紗中外四梁皆通徹

又曰石虎少遊獵體轉壯大不復乘馬作獵輦使二十人擔之如今之步輦安徘徊曲蓋坐處轉關也

王后內傳曰仲入乘玉輦

拾遺記曰周穆王馭黃金碧玉之輦從朝至暮而窮宇宙之內

潘岳籍田賦曰天子御玉輦陰華蓋金銀照耀以灼見龍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四

八

驥駝驥而沛艾

鄒陽上吳王書曰聞城不修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家流輪千里不絕

枚叔七發曰出輿入輦名曰蹇蹇之幾

又云輦道舒交隄地紆曲

曹子建公讌詩云輕輦隨風極

劉公幹公讌詩云輦車飛素質從者行路傍

巨希範應詔記云輕輦承玉輦細草藉龍騎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四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五

車部四

指南車

盡輪車

雲母車

騾車

鹿車

輶車

指南車

崔豹古今註曰指南車起於黃帝之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路土皆送路故作指南車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五

一

鹵簿令曰指南車駕四馬正道匠一人駕士十四人皆平市幘緋衫大口袴

洪範五行傳曰晉獻公雖與指南車終不覺矣齊桓公中才矣而指南而五失之則感管仲桓公指南車也

崔鴻後趙錄曰常合解飛機巧言若神妙思奇發造指南車就賜爵關內侯

鬼谷子曰肅慎氏獻白雉于文王還恐迷路問周公作指南車以送之

又曰鄭人之取王也必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

述征記曰去端門百餘步道南得方南北門中有指南車車上有仙人持信幡車西人恒指南

左思吳都賦曰俞騎騾路指南司方出車檻檻被練

輶車

釋名曰輶遙遠也四向遠望之車也

說文曰輶車小連也

謝承後漢書曰許處字子伯家貧爲督郵牛車鄉曰輶車
督郵

晉書曰李矩假爲榮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大衆襲矩矩遣老弱入山谷所存散牛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呼聲動山谷大破之矩甚重勒乃退加矩冠軍將軍輶車

傳曰漢世賊人乘輶則貴人

大不御覽

卷七百七十五

二

李老輶車銘曰輪以代步屏以蔽容

盡輪車

晉赴車主曰穆帝永和六年皇太后常與帝俱出拜

陵尅曰尙書江啟太后乘輪車以輦爲副輶曰故當乘輦車至建平陵門外易載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盡輪四望車

四望車

魏漢五楊彪書曰今贈足下四望車通幃七香車二乘青牝牛二頭

晉陽秋曰魏書云詔曰唯有一息足堪負荷思所散其憂懷終傷道車四望

晉諸公讚曰文叔破虜之後各開天下常爲東夷校尉入
辭世祖見而惡之恐居邊不信審諷監司奏叔遂四壁車
僭飾過制免官

盡雲車

漢書曰武帝作盡雲車

曹子建洛神賦曰六龍儼其齊道載雲車之容竟

雲母車

吳百官名曰劉蜀主得賜雲母車一乘

晉書曰惠帝自鄴還洛殿中官屬衛雲母輦乃奉雲母車
迎晉

太康起居注曰齊王出鎮詔贈青油雲母輦車傳上子曰

太平御覽

卷七十一

三

以雲母飾車謂之雲母車臣下不得乘時賜王公

通輿車

傅子曰有追鋒車施通輿車

象車

晉諸公讚曰平吳後南越獻馴象作大車駕之載黃門鼓
吹數十人

晉中朝散大駕鹵簿曰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

驟車

蜀志曰後劉主禪乘驟車降邵艾

晉令曰乘傳曰出使朝暮裘以上卽自表文聽白眼驟車

副使攝事

犢車

釋名曰伴車祥善也飾之車也犢車是也

謝承後漢書曰潁陽劉詡好賸貧乏陳國張季禮弔師喪值天寒車毀牛病不能進詡之推所乘強牛與之季禮後知是詡遠其車閉門不受

桓譚別傳曰譚時爲太常錄尙書事後徙交阯初吳以罪徙者皆收家財入官及下獄薄具資唯有犢車一乘牛數頭奴婢不滿十人無尺帛金珠之寶上聞而嘉之皆以家財付收

晉書曰武帝賜汝南王亮追鋒皂車犢車

又曰太傅王道妻曹氏道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道恐妾被辱乃命短轅犢車猶遲往之因遷

大下御覽

卷七百七十五

四

別處

晉令曰百二不得服大絳紫襪假髻真珠啼耳文屏璫瑁越疊以飾路張乘犢車

羊車

釋名曰羊車以羊所駕名車也

晉書曰武帝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尤甚在掖庭殆將萬人而蓋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挿戶以鹽汁洒地以引帝

又曰衛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異總乘羊車入垂見者以

爲玉人

晉太康起居注曰司隸校尉劉毅奏護軍羊琇私用拏圍
弘文乘羊車請免官罪詔曰羊雖無制非非索乘者所可
如所奏

鹿車

後漢宮曰更始拜趙憙爲五威偏將使諸將于建陽憙被
瘡有戰勞還拜中郎將更始敗憙爲赤眉所圍迫憙乃踰
屋走之所與有友善韓仲伯等十人攜小弱越山阻近出
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強暴者言欲棄之于道憙憤怒不
聽固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推之或前逢賊逼畧
憙輒言其病狀以得免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五

五

東觀漢記曰杜林隗囂終絡不降志辱身乃由令曰杜伯
山天子所不能臣至箸蒿席草不食其粟諸侯所不能友
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令五從師友之位須道問通

順使志林雖指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
乃聽林指喪東歸旣遺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底選殺
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至弟喪乃觀曰當今之世誰能行
義我雖小人何忍沒義

列女傳曰東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常就少
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
謂妻曰少君生尊寵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
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惟命是從宣笑曰

吾志也妻乃悉歸車馬侍御服飾更著短衣裳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循行婦道禮節恭備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司隸校尉子永中與禮爲魯郡太守永之子顯嘗從容問曰太夫人寧復識挽車時不曰先姑存吾存之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晉書曰劉伶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壺酒使人荷錦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形體如此風俗通曰鹿車窄小裁容鹿也式云樂車乘中馬者劉軒飲酌達曙令乘此雖爲勞極然入傳舍偃臥故曰樂車無牛馬而能行者獨一人所致耳

露車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一

六

晉陽秋曰平原幹陰雨則犢車而入露車或問其故曰露者宜內也

晉中興書曰王尼洛陽傾覆避亂江夏王澄時爲荊州刺史見尼欣然願共給之尼常歎滄海橫流無安處早喪婦止有一息不用居宅惟畜露車牛一乘每行輒使兒御詣人則宿車上無有定處少時澄卒荆上飢荒尼水食不能得乃殺車牛煮食之遂父子餒死

晉王公百官志曰蜀劉主得賜露車七十乘孫主賜露車

三十

道與元

公賤曰有露車一乘輟復摧折以犁輟贖之左

崎右峭強弱相負傍行斫輟

鹵簿令日記里曰白鷺鸞旗等三車並駕四馬正道匠各一人駕士各十四人皆平幘緋衫大口褲

又曰辟惡車木十令一人在庫執弩箭平巾幘緋襦褶大口褲皮軒左乃金吾隊正一人在車執弩眠伺大卜其令行正道駕馬行數駕士服七人在數儀並同記里等車

又曰安車四望車並駕四馬駕士各二十四人服同上

又曰羊車駕果下馬一小吏十四人並青絲布裙紫碧腰襟青耳屬辮髮

又曰屬車十二乘並駕牛駕士各八人服同記里

又曰王越車或曰金鉞車在武衛隊正一人在車吹豹尾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五

七

車右武衛隊正一人在車皆執升朱衣革帶並駕三馬駕士各十二人服同上

輅

周禮曰軒輅人爲軻軻有三度國馬之軻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軻深尺駕馬之軻深三尺有三寸唯輅其具無稅也

左傳宣下曰軍行右輅左追辱

又曰改乘輅而比之

又曰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考叔收挾軻以走子都拔逐之弗及

又曰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瓦

繇酌沃輶七入者三寸

東觀漢記曰江革母年八十革不欲捶動之常自居輶輓車不用牛馬

晉儀注曰皇后乘油画雲母安車駕騷馬油畫雲母安兩

轅

趙書曰後石遠獵車千乘轅長三尺

韓子曰吳起爲西河守秦有小亭臨境欲攻之不是以微卒乃取車轅倚于北門外令曰有能徙至南門外者賜上宅民莫之徙也有徙者賜之如令又置一石辦令曰有能徙賜之徙也有徙者賜之如初民爭徙之乃令曰明旦攻城有先登者賜之上田上宅民爭上一朝而拔之

大六御覽

卷七百七十五

八

夢書曰賈人夢車轅折敗者憂云遺衣物何以言之軒字去衣故知亡衣物

方甫曰楚衛之間轅謂之輶

司馬長卿諫獵書曰舉不及還轅入不暇施巧雷止叔逃大駕傳云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

輪

釋名曰輪紆給也周匠之言或曰較言惚入輻中也

易曰既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無咎

神曰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闕谷而

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

詭無人大夫禮所以孫武叔曾大夫叔且始也叔也輪孫州九輪之備什車也

又曰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

周禮曰凡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始之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必其朴而屬微而至不朴無以爲宏久也又曰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凡爲輪行澤者欲梯行山者欲佯杼以行澤則是力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佯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數於鑿

又曰軫之方也是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

又傳曰合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文穀梁傳曰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殺匹馬奇輪無返者史記曰古封禪爲蒲輪惡傷玉石草木

太平御覽

卷一百一十二

九

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與杜喬等天人受詔天下八俊七人皆奉命唯綱獨埋於洛陽都亭不去也或問之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梁冀等罪京師震悚莊子曰桓公讀輪扁新輪石追鑿問曰公所讀者何言曰聖人之言曰在乎曰已死矣然讀之者古之糟粕也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攻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

得之於手應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在焉臣不能臣子之子亦不能受之臣是以行矣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君之所讀者是古人之糟粕

今古不知古化時故宣紀

張衡思玄賦曰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雲菲菲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予旗

張協洛榭賦曰權威之族綵繡停鑣華輪朱轂集乎長州之浦曜乎洛曲

曹子建七啟曰飛轅輪轉

又應制詩云輪不輟運鸞無廢聲

應吉甫華林曰備言錫命羽蓋朱輪各奚氏本造後裔飾雁以代步屏以從容輪斬并合出入道同追仁越義惟禮是恭

昭明太子文選曰權輪爲大鋒之始大輅寧有推輪之質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五

軌

禮曰因中以策慧恤勿驅塵不出軌又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莊子曰軌結于千里之外輪不迹于地

張平子南都賦曰同衡律西一執量齊急鈞于寒襖

吳李重與太子賤曰其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曹子建七啟曰當軌見籍值足遇飛軒電逝獸逐輪轉

謝靈運祖德詩曰秦趙欣約束蘇燕遲文軌

陸士龍荅兄機詩曰衡軌各殊迹牽牛非服箱

王僧達荅顏延年詩曰君子聳高駕軌實爲林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五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劉伯倫酒德頌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戶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

謝靈運送孔令詩曰河流有急瀾浮騶無綬轍豈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

貞延年贈王太常詩曰林間詩宴開亟廻長者車

陸韓卿荅兄希升詩曰駿足思長坂柴車畏威轍

傅武仲舞賦曰或踰埃赴輒霆駭電滅

軸

說文曰軸持輪也

周禮曰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徵也二者以爲天也三者以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六

二

爲利也

釋名曰軸複也重複非一之言也

左傳曰齊侯執陽虎將束之陽虎願東

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言以

原東爲

及囚時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鏃其軸麻約而歸之載

葱虛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虛逃奔宋

遂奔晉適趙氏

記淳于髡曰豨膏抹軸所以爲滑也然不能運方穿

漢記曰臨江閔王榮立爲太子廢爲臨江王坐侵廟壻帥

爲宮上徵榮榮行祖于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

父老涕流竊言曰吾王不反矣

詩曰文茵揚轂駕我其馬

周禮曰轂也者以爲利轉也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也者積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蔽穀小而長則祚大而短則擊

又曰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左傳曰楚子與若敖戰臯許射汰斬以貫笠轂

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綿地千里

長轂兵亭
匹馬曰乘

春秋考異郵曰黃池之會轂薛扶轂魯衛恭乘

後漢書曰崔駰字季伯涿郡安平人祖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代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六

三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常其無有車之用

桓譚新論曰楚之郢都車掛轂民摩肩市路相交號爲朝衣新而暮衣弊

左太冲蜀都賦曰累轂疊跡叛衍相傾

張平子東京賦曰乘軒竝轂

又曰疏轂飛軫

又公讌詩曰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

沈休文餞呂僧珍詩曰持轂二嶠道揚旆九河陰

輻

易曰輿脫輻夫妻反目

周禮曰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

三材轂
輻牙

輻也者以爲

直指也望其副欲其掣爾而織也進而眠之其內利也三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竝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

又曰伏莧死軸上似之也

輶

釋名輶羅也用輪其外

周禮曰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特牙也者以爲固抱也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眠其圍也萬之以眠其匡也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六

四

輶

續漢書曰文虎伏軾龍道衡輶

齊書曰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止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輶下牛李安民奉佛法爲太守到郡不與神牛着屐上聽事俄而牛死墓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塚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刑丘輶折爲三天雨三日不止武王召太公而問之曰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輶折爲三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欲酒吾兵也

韓子曰鄭縣人得車不知其名問人曰此車輶也俄得一

人復問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車軛今又車軛是何衆也遂不問

輶

釋名曰輶以人履

通俗文曰車箱曰較

風俗通曰車一曰兩相與爲體也原其所以參軍獨言兩箱輶及輪兩而耦故稱兩耳

輶

說文曰輶輶轂上輶也

枕

釋名曰橫木在前若臥床之有枕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一

五

方言曰軫謂之枕

周禮曰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旣見而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六分其廣去一以爲軫圍參分其軫去一以爲式圍五分其軫開一以爲軫圍軸之方象地也

軾

周禮曰參分軾圍去一以爲軾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

圍

釋名曰軾式也式所敬者

左傳曰齊與魯戰于長勺齊師敗績公將馳之曹翹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

又曰子玉圍穀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亦寓目焉

又曰叔仙丹博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又曰長狄喬如之首眉隱于軾

漢書曰酈生憑軾下齊七十二城

宋玉九辨云倚結軫兮太息涕潺湲兮霑軾

箱

方言曰箱謂之緋

詩曰睨彼牽牛不以服箱

漢書李陵擊匈奴矢盡車軸而持之

轅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一

六

爾雅曰載轡謂之轅郭璞曰車轆上環轡所使

轆

說文曰轆車軸端也林林說較輅也

方言曰車轆齊謂之轆

鮑明遠蕪城賦曰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轆人駕眉廬開樸

地歌吹沸天

環

釋名曰游環謂之捐

徐捐切郭下曰看車衆環

詩曰游環脅驅

釋名曰游環在休馬背上駮馬之外轡貫之游後前却無

常處

說文曰鉦轂之鐵也

方言曰車鉦燕齊海代之閒謂之鈿或謂之錕自關而西謂之鉦

續搜神記曰鄭茂病亡殯殮訖未得葬忽然婦及家人夢茂云已未應死偶閱絕耳可開棺出我燒車鉦以熨頂頭

如言乃活

釋名曰轄害也車之急害也

詩曰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

左傳曰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者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六

七

侍中車詣害人牧園各瞻其事

漢書曰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

井中雖有急終不能去

蔡邕獨斷曰乘輿之車皆輻轄副轄者施轄于外乃復設

轄銘曰載馳非轄不行臨政非教非賢

張平子東京賦曰重輪二轄轉轂車輪

潘岳贈陸機詩云星陳風駕脂載轄

鍊

釋名曰鍊簡也鍊鉦軸之閒飲不相忘

鞞

釋名曰鞞果也鞞軹見於轂頭禮曰叔孫武叔朝見輪人

以杖開轂而輓輪者是以有爵而後杖也

史記曰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學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然而秉義觀色爲務故齊人謂之炙輓輓車之盛膏者炙之不盡猶有餘流言髡之智不盡如炙

當

通俗文車當謂算篁

郭林宗別傳曰昔仲政爲從事嘗柴車駕牛編荆爲當

蓋

周禮曰輪人爲達蓋長圍二寸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是疾而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六

八

又曰良蓋弗胄弗弦殷敏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又曰蓋之圍也以象天也蓋之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蔡邕獨斷曰乘乘輿車皆黃蓋者並以爲黃裏也

方言曰蓋在上屋舍之復蓋

董卓別傳曰卓諷朝廷使光祿宣璠持節拜卓爲太師位諸侯上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畫兩輪時人號爲竿摩車

轅

釋名曰轅似弓曲也

說文曰轅蓋弓也淮陽名車穹

周禮曰弓鑿廣鑿上二枚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庇軫

五尺謂庇輪四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採其一以尊之蓋之有二十八以象星也

程

周禮曰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程信其盈圍以爲部廣六寸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二寸

覆苔

釋名曰苔橫在車前織竹作空苔苔也

廣雅曰覆苔謂之辟

枸心

廣雅曰從下枸軸也

通俗文曰軸限者謂之枸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六

九

較

周禮曰三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

釋名曰其較重卿所乘也

幟

通俗文曰張布曰幟

儀制令曰諸車一品清油纁道幟朱裏朱絲絡網三品以上清道幟朱五品以上幟碧裏六品以下皆不得用幟

鹵簿令曰安車紫油道幟紫油纁朱裏四望車清油通幟清油纁並朱纁絡網后及王太子車幟並準此

風土記曰周禮以拂拭一義謂施殿帷幟

潘岳籍田賦曰微風生乎青幟織埃越乎朱輪

潘尼書曰朝從長塗暮栖所集歸雲乘噫浮樓風尋惟人

鞅

釋名曰鞅道也在後道使不得却縮也

王隱晉書曰山濤爲尚書有人題曰閣中有大牛王齊鞅
裴狷鞅和嶠踞不取休

茵

釋名曰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彩

詩曰文茵暢轂駕我騏馬

漢書曰丙吉爲丞相馭吏嗜酒數遊蕩常從吉出醉嘔丞
相車茵上西曹主吏白欲斤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
此復何所容西曹但忍之此不過污丞相承茵爾遂不去

大云御覽

卷七百七十一

十

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七

奉使部一

奉使上

周禮小行人曰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親省聘問臣之禮也又掌邦國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使而聽其辭凡使爲旌節

禮曰凡爲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拜送于門外

又曰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七

一

詩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四牡霏霏周道逶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又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皇皇者華於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左傳曰齊使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爲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有禮因重固因重固者因而成之間搆而覆昏

亂霸王之器也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命於展禽柳下惠也齊侯

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入敝邑使下臣犒執事

又曰晉侯反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晉軍圍陵秦軍汜南扶之狐言於鄭伯曰若使燭之武見秦軍師必退公從之

又文下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賓客荅曰不腆先君之弊器而使下臣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厚賂之

又宣十五年曰楚子圍宋宋人使嬰樂齊告急於晉晉侯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日將至矣鄭人囚之而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一 一

獻于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義介行兩信不受二命也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奉命以出有死無實實又可賂乎君之許以成命焉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

寡君有信臣矣下臣獲考死又奚來楚子舍之以歸考成又曰晉侯使郟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郟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郟克請伐楚晉侯弗許至成公三年衛孫桓子滅宣王亦乞

齊師以伐齊晉侯許之

又曰齊叔老爲季戎子介自晉人輕魯弊而益敬其使

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說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

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所與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聘於齊

說宴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

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宴平仲因陳桓

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

在昭公八年

聘於鄭見子產

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焉

大帶吳地貴編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

示損已而不爲彼貨利

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

子爲政慎所以禮不然鄭國特賂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七

三

又曰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

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侈已甚子其成之叔向曰汰侈已

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弊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

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行而不失儀敬而不失

禮尊之以訓詞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

侈汰若我何

又曰楚費無極譖太子建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建

未至而使遣之太子奔宗王詔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

而至王曰言出於子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

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子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

忍後命故遣之旣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爾敢來何也對

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好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論語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又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史記吳季札之爲使北過徐君徐君初好札劍口雖弗言季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君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繫徐君塚樹而去之從者曰徐君已死當誰與乎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又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奪楚爲瑋瑁簪又劍室悉以珠飾之春申君三千餘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七

四

使大慚

又曰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爲以口辨使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陀平南越地因王之高祖使賈賜陀印爲南越王陀魑結箕距見賈上因說陀曰足下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陀乃蹶然起坐謝賈生長蠻夷中久疎失禮義因問賈曰我與蕭何曹參韓信孰賢賈生日王似賢之復問曰我與皇帝孰賢賈生日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

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轡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下剖判始有秦地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會不若漢

一郡王何乃比於漢陀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中國居何邊不若漢乃大說至孝文帝元年召丞相陳平舉可使南越者平言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乃召爲大中大夫往使因讓陀自立爲帝南越王甚恐爲書謝於是乃下命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言天下也自今已後去帝剗黃屋左纁賈還報文帝大悅

又曰汲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七

五

又曰司馬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西犍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人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典法其渠而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爲非上意還報天子拜相如爲中郎相建節持四乘之傳因巴蜀糗物以賂西夷至蜀人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背門下而獻牛酒

又曰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詘辱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兵齎金百斤馬千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先生笑豈有說乎髡曰
今者臣從東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
曰甌窶滿篝篝籠也音搆甌婁猶杯棬也汚耶滿車汚耶下地田也則下地田之中有新

菜可滿車也

五穀蕃熟臣所見持者狹而欲者奢故笑於是齊

王乃益齋金千鎰白璧百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
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

漢書曰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
於目齊我之取天下可萬全隨河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

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

淮南太宰作內主也

三日不得見隨何因

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強以漢爲弱使何得見
言之而是矣是大王欲聞言之而非耶使何等二十人伏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一

六

斧質淮南市以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
隨何說淮南王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
者在方急樂布發兵隨何又曰九江王歸漢是何以得發
兵布驚曰乃是楚使者出何曰事已構可殺楚使歸而疾
走漢併力布從之遂歸漢

又曰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昔匈奴降者言匈奴披月
支氏擒其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支遁而怒匈奴無與其擊
之漢方欲滅胡聞之乃募使者騫應募與堂邑氏奴廿廿
父俱往匈奴不聽去乃留騫十餘城娶胡妻有子然騫何
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
至大宛後單于死國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

騫大中大夫騫爲人寬信蠻夷愛之騫曰臣在大夏時去
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一
名天竺國在大夏西南數千里人乘象以戰臣度大夏去
漢萬二千里有蜀物其去蜀不遠矣於是漢復事西南夷
騫從大將軍擊匈奴嘗諳知水草處軍須不乏封博望侯
又曰張騫使至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至界自王
都數千里北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衆使還卽發使隨
欲觀漢大廣以大烏卵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
皆隨漢使獻見天子

又曰傅介子昭帝使道西域樓蘭嘗邀漢使殺之後果介
子往而讓衣旋謂霍光曰彼王反覆不誅無以懲其惡臣

嘗遇之近人易就具且愿往刺之以示諸國光曰可矣遂
奏介子行具卒乘賚重幣陽言賜外國而志在樓蘭樓蘭
王不親介子介子陽去直至其西介使譯者謂王曰漢使
持重寶賜諸國王不來我之西矣卽出金幣以視譯譯
者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王飲陳物示之飲酒
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隨介子入帳中
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子又交胸卽死其貴人左右皆散
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子遣我來討王當更立前太子
質在漢者爲王漢兵方至無輒動動則滅國矣遂投土首
而還詔闕朝廷嘉之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

又曰蘇武字子卿建次子也少以父任爲郎中武帝遣以

爲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畱在漢者武與副中郎張勝
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斤侯百餘人俱既至匈奴致幣遣單
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緄王與常
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緄王是昆耶土姊子與昆耶王俱
降漢後隨泥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
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張勝
善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怒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
吾母與弟在漢幸蒙曾張勝許之事敗單于怒欲殺漢使
左伊狄訾曰宜皆降之於是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常惠
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乃引佩刀自刺衛律大
驚召醫瘡單于鑿地爲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

血氣絕半日復息惠勝等號哭單于壯其等朝夕遣人候
問武愈單于逾欲降之武不能屈乃幽武大窖中絕食天
雨雪武臥嚙雪與氊毛并吞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
武於北海令牧羊不得食握鼠食鼠去草實食之杖漢節旄
盡落積五六年昭帝卽位與匈奴和親求武匈奴始言死
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夜見漢使教使謂單于
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在北海大澤中
牧羊使者如惠言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大驚謝漢使曰
武等實在乃召武相隨官屬等九人歸漢武以元始六年
春至京師拜典屬國常惠等皆爲郎

又曰鄭吉會稽人累遷衛司馬神爵中日逐王亂匈奴欲

降漢使人與吉相聞于是漢使吉迎之日逐王并口萬二十人隨吉至河曲遂將詣京師吉既破車師降曰逐王逐震西域遂護車師以西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

又曰陳湯爲人沈勇遇大虜多謀策喜奇功所過城邑山川常登望以觀形勢常患位權輕不決胸臆之謀時西方郅支單于常殺漢使侵橫諸國朝廷患之谷吉上書願往謂王遇害乃遣湯與甘延壽使于西域陽謂延壽曰郅支單于結怨諸夷屈辱漢使朝廷患之允矣雖然蠻夷無金城湯池之固堅弩之器恩義不行彼可取也若學屯田吏士并發烏孫直招抵城下彼亡無所保十載之功可致也延壽然之請奏湯曰不可不如矯詔而發之延壽不從會

延壽疾臥湯曰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胡漢四萬餘騎置官吏而發也已行延壽聞而驚起止之湯按劍叱之曰大衆已集堅子胡敢阻衆耶乃上書自劾矯詔之狀因分兵葱嶺赤谷兩道鼓行而西去單于城三十里止而營單于怪之使人問之曰漢兵以來湯曰見單于三國本屈意康居故來護單于耳單于不知意旨猶有豫備因夜進兵圍城遲明拔之斬郅支單于以歸

又曰蓋寬饒字次功魏郡人也明經爲郡人以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寬饒爲衛司馬有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爲大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旨擢爲可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大小輒舉所劾奉衆多廷尉處其法

半用半不用以其用勅故不用者公卿所劾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不敢禁京師爲之清平

又曰終軍從濟南當詣博步入關關吏予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轉還當以合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轉還棄繻而去軍後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東識此使者迺前繻生也軍行郡國所建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悅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七

十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七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奉使部二

奉使中

後漢曰伏湛子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當時張步兄弟各擁強兵據有齊地拜隆為大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張步等六校卽時皆降其冬拜隆為光祿大夫復使於步皆招懷綏緝多來附降帝嘉隆之功以比之鄒生卽拜步為東萊太守劉永復遣使立步為齊王步貪受王爵猶與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求得反命步不從遂執隆隆遣聞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受執凶逆雖在危厄投命不顧又使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歸闕庭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合沒身冠手以父母兄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以其子瓊為郎中

又曰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班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

伊吾匈奴中地名蒲類匈奴中海名在敦煌

北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

鄯善本西域樓

蘭國也後改為鄯善去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一千六百里

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

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屬官曰寧覓廣禮意薄乎此必有

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觀其未萌况已著邪
乃召侍胡許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
服其壯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
因激恐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
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
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奈何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
地生死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今當計獨有因
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
虜則鄯善破胆事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
吉凶决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各
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八 二一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八

二一

合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者當鳴鼓大呼餘人
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
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
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旣而色定超知其意
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于是召
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
爲質還奏于竇固固大善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
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
超爲軍司馬合遂前功

又曰鄭衆字伯師拜越騎校尉使匈奴至北庭虜欲令拜
衆不屈單于大怒不舉水火欲勝虜衆拔劍自誓單于乃

止

又曰張綱字文紀爲侍御史漢元年選入使循行風俗安
皆者舊知名多歷顯位惟綱年少官資最微餘人受命之
部而綱獨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遂奏大將軍梁冀弟河南尹不決皆蒙外戚之任居阿衡
之職不能敷揚五教專務地豕而已帝雖知綱言公直然
不忍行用也時廣陵賊張嬰殺太守據郡冀乃遷綱爲廣
陵太守綱至乃陳示禍福嬰乃開門出降綱乃撫納離畔
使各得安居部內肅清帝嘉之賜錢十萬

續漢書曰大使車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五百鎧弩十
二人小使車蘭與赤轂赤帷從騶騎四十人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一

三

又曰周舉字宣光順帝時召入使巡行風俗皆還素有威
名者拜舉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貴州刺史馮美
尚書樂邑侍御史張綱兖州刺史甄遵太尉張史劉班普
守光祿大夫分行於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贓罪顯明者
驛馬之上墨綬以下便輒收舉有忠清惠利爲百姓所安
宜表意者皆以伏上于是入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
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清公朝廷稱之

又曰范滂字孟博汝南征人厲清節爲州所服舉孝廉時
冀州飢荒賊盜羣起乃使滂舉察案之滂登車覺輒慨然
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贓污望風解綬去

其所舉奏莫不厭衆議

東觀漢記曰來歙字君叔南陽人建武五年持節送馬援
奏璽書於隗囂囂遣子恂隨入侍時山東畧定帝謀西收
囂兵與俱伐蜀囂將王元說囂故不決歙素剛直遂發憤
責之曰國家以公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至意足下
推忠誠遣伯春委質是君臣父子信也今乃欲從佞惑之
言爲族滅之計判主負手違背忠信吉凶之決在于今日
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持節就車而去
又曰隗囂甚重馬援以爲綏德將軍時公孫述稱帝囂使
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鄉里相善以爲至當手握迎如平生
而述方盛陳備衛延援入交拜畢就館爲援制荅布單衣
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立舊交之位述驚旌旄警蹕就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八

四

車禮甚盛欲授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畱援曉之因
而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
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上迎笑謂之曰卿遨遊二
帝間見卿使人慙援頓首謝書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
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小相善臣前至蜀述陸載
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以知非刺客而簡易如此於是
上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乃曰天下反伏自盜名
字者不可勝數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王帝自
有真也

又曰郭舟從師于長安買傳於函谷關乃慨然歎曰舟不
乘使者車終不出關後三公舉丹能賢徵諫議大夫丹自

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志也

後魏書曰燕鳳字子章代人也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常使苻堅堅問鳳代王何如人鳳對曰寬和仁愛經畧高遠一時雄主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鄉輩北人無鋼甲利器敵弱則進強卽退走安能并兼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雋率服北控弦土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若輕行速捷因敵取資南此方所以疲弊而北之方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實爲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馬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衆可爾說馬大多是虛辭耳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畧爲滿川以此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八

五

推之使人之言猶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

又曰朱長生及於提並代人也高祖時以長生爲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至其庭高車主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曰我天子使安肯拜下土諸侯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長生責至羅王旣稱臣內附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至羅慙其臣下大怒以兵脇之曰不降殺女長生與千提厲聲曰我寧爲魏鬼不爲汝臣畱三歲乃還高祖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甚嘉之

又曰李彪使蕭頤親謂彪曰卿前還日賦詩云但愿長間暇後歲復來遊今果如言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曰

使臣請重賦詩曰晏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頤惘然曰清
都可爾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以成長濶

隋書曰許熹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家有書萬卷皆悉通
涉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隋遇文帝伐陳禮成不
不獲反命留擊寶館陳亡素服號泣於西陛下藉草三日
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熹晝夜哀哭北面立涕再
拜受詔明日朝復泣于殿下悲不能勝左右曰我平唯陳
獲此人既懷其舊君則我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賜
物千段

書曰大歷初以綬歸崇敬倉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金
紫充弔祭冊立新羅王使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漏泉威
驚駭舟人請以小艇載崇敬避禍崇敬曰舟人凡數百我
何獨濟送巡波濤稍息故事使新羅者至海東多所有求
或攜資帛而往貨易矩利崇敬一皆絕之東夷稱重德

又曰殷侑爲童兒力學不念家產長能通經以講習自娛
五經登第通代汾華擢爲太常博士轉虞部員外郎爲入
回紇副使回紇驕倨見漢使盛陳兵甲與其臣不拜欲受
使漢禮侑堅立不動宣命既畢虜使責之云欲畱使者行
人皆惶怖獨侑謂虜曰今可汗是漢家子婿坐受使臣禮
足可汗無禮非使臣無禮也虜憚其嚴正卒不敢逼

荊州先德傳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吳與蜀和遣使張
溫字惠恣來修好溫辨好論議鮮皆言抑之諸葛高以禕

有俊才宜遣報溫使以禱爲奉信校尉昔竊尊號意猶豫
不決禱爲陳興正之畫開國建家之策權甚悅滑稽昔知
名皆在會並使發異端之難禱應輒答坐席稱之由是愛
敬焉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一

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八終

吳興陳燕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九

奉使三

三輔故事曰

婁敬曰臣願爲高車使者持節往至匈奴庭與其分土定界至曰汝本處北土之濱秦亂汝侵其界而居中國地今婚姻已成當還本牧還我中國地汝作丹田鐵券自海以南冠蓋之士處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焉割土盟子然後還

華陽李邵別傳曰邵字孟君漢中人和帝卽位分遣使者循州郡觀風俗皆微服單行使者二人當到益郡投公舍宿時夏月露下出酒與談公仰視問二人曰君發京師時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九

一

寧知二使者何日發耶二人驚相視面曰不聞問公何以知之公指有二使星向蓋郡二人知其深明遂共談甚嘉異焉

風俗通曰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輪車之使采異代方言還奏之藏諸秘室

晏子春秋曰晏子使吳吳臣曰天子請克晏子就言曰臣受命弊邑使于吳王臣迷惑入于天子之廟敢問吳王惡存吳王夫差請見以諸侯之禮

又曰晏子使楚楚王盍橘進削晏子不削而并食之王曰橘未削對曰臣聞之賜人主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削臣故不敢剖臣非不知

又曰晏子使楚楚人以小門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使臣於楚不當狗門入也王曰齊無人也對曰齊之臨淄三萬戶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爲無人齊以賢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不肖是故使王也

又曰晏子聘楚楚王知其賢智欲使人辱之縛一人從殿前過祥問之此何罪也左右荅曰此齊人也今犯盜王謂晏子曰齊國善盜者晏子曰臣聞江南生橘江北爲枳土地使然也楚王大慙

漢雜事曰吳楚七國反齊孝王城守膠西濟南三國圍齊齊使路中大夫告于天子還報曰堅守比至三國圍城已數重矣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反言漢已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九

二

破大夫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引兵救齊齊必堅守三國將誅路中大夫

韓詩外傳曰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于荆曰使者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王賢人者其使者亦賢人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中國則江海之陂與黿鱉魚鼈爲文隣身剪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乃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大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剪髮而後得見乎

荆王披衣出謝

又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以爲嗣封太子

聚于山中三年不往來其傳倉唐諫曰父妄子子不可妄
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久未得矣其傳倉唐對曰未
爲之使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何所好與何所嗜
曰君嗜晨鳧好比大遂求晨鳧比大賫行倉唐至曰北藩
山中之君有比大晨鳧使倉唐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
吾好比大晨鳧也卽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悉乎倉唐唯唯
三尚而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倉唐曰臣聞諸侯下命君
既已賜弊邑使得小侯國不敢對文侯曰中山君無悉乎
倉唐曰今者之來拜送與文侯中山君長短若何矣倉唐
曰聞諸侯比不朝則側者皆人臣也臣無所比之然所賜
之裘幾能勝之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九

三

侯曰于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詩謂何對
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
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鴉彼
晨風爵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此以忘我者也于是大悅曰欲知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
使中山君若不賢惡能使其使賢遂廢太子訢而召中山
君以爲嗣

說苑曰秦玉以五見百里地封鄢陵君君不受使虞且誦
秦王忿然作色謂且曰亦常見天子之怒乎曰臣未聞見
也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且曰大王亦嘗見

布衣韋帶之怒乎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則解冠徒跣以頭搶地耳何難知之有睢曰此乃庸夫之怒耳布衣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卽持其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色變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

又曰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送之誠之曰必如吾言

注事具載誌門

又曰齊淳于髡聘楚髡形貌短小楚王薄賤之曰謂之齊無人也而使子來乎何長也髡對曰臣無所長腰中七尺之劍用斬無狀王曰止吾但戲子耳與髡共飲酒

又曰晉楚之君爲好會苑丘之上宋使人臣晉楚大夫曰趣以天子禮以見吾我將見子使者曰冠雖敝義居上履雖新義居下周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雖昇米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九

四

又曰楚使者聘齊齊王享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吞丹國之樹臣公使者王曰昔燕攻齊逾雄路渡濟橋楚雄問擊齊左而虛其右王鼎絕頭乎杜山公孫羌格死龍門飲馬乎淄澗宣獲乎瑯琊王與太后奔乎莒逃城陽之山此時吾之大小何如矣力渤對曰使者聞之

昔荆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兄弟胥彼髮食于吳闔廬以爲相三年將復仇于楚戰勝舉級首百萬囊瓦奔鄭保王以隨師入郢胥行郢都親射宮臨於王塚管其墓若此則吳可爲拊也

又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之以辭

王逸子曰或問張騫可謂名使者歟曰周流斷城東西數萬百中胡貊皆知習俗始得大蒜蒲萄苜蓿等

語林曰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李佳代當坐自捉刀床頭座既畢令人問魏王何如使荅曰魏王信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王聞之遣殺此使

天文要節曰天節星主奉使小而明則使中正也

梁元帝鄭蘇論曰漢卿命匈奴困而不屈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漢節臥伏冰霜仲師固無下拜陽絕火水况復風生稽落日隱龍堆瀚海飛沙臯蘭走叢豈不酸鼻痛心憶太公御覽

卷一百七十一

五

維陽之宮陛屑泣橫悲思長安之城關直以爲臣之道義不爲生事君之節生爲義盡豈望拔幽泉由重似經長樂抵未央及還望于塞亭來依候火觀旁上郡側挑雲中雖在已之志隆于時之報未重

梁劉孝儀北使還與永豐侯書曰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調舍飄辛苦迄留羶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律律所治而羣幕難掩略漿易厭土程有限時反王關射鹿之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人塞馬啣苜蓿嘶逗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隣相勞倦握蟹螯函覆蝦椀每取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

日亦足自娛

大云御覽

卷七百七十九

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九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

四彙部一

東彝

敘東彝

朝鮮曰獬豸

三韓辰韓弁辰附

敘東彝

尚書堯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又大誥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

蔡仲之命曰成王東征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又費誓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東郊不闢徂茲淮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十

夷徐戎並興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

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左傳僖下曰杞桓公來朝用夷禮胡曰子

又成公上莒子莒辟陋在夷其孰我為虞

又襄公六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

又定公下曰公會齊侯於夾谷孔丘相犁彌言于齊侯曰

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

滅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兩君合好而

裔夷之俘以亂之裔遠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

夏夷不亂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不

毛詩云蒼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

國故詩曰茗之華芸其黃矣

臨海水土志曰夷州在臨海東南云郡二千里土地無雪
霜華木不死四面皆山衆山夷所居山頂越王射有的正
白乃是石也此夷各號爲王分畫土地人民各自別異人
皆髡頭穿耳艾人不穿耳作室居衆荆爲藩障土地既沃
既生五穀又多魚肉舅之婦男女臥息共一大床交會之
際各不相避能作細布亦班文市刻畫其內有文章以爲
飾好也其地亦出銅鑊唯用鹿酪矛以戰耳磨礪青石
以作矢鏃刀斧環珠貫當飲食不潔取生肉雜貯大器中
以瀹之歷日月以啖之以爲上品呼民人爲彌麟如有風
召取大空材材十餘人以著中庭又以大杵旁春之登聞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十

二

四五里如鼓民人聞之皆馳往赴會酒飲食相對皆距鑿
床作器稀如槽狀以魚肉腥膻安中十五五共飲之以
粟爲酒木槽貯之用大竹筒長七寸許飲之歌似犬嗥以
相娛樂得人頭斫去腦膠其面肉畱置骨取大毛染之以
作鬚眉髻編其齒以作口自戰臨鬪時用之如假面狀此
是夷王所服戰得頭著首還中庭建大材高十餘丈所以
得頭序次挂之歷年不下彰示功又甲家有女乙家有男
仍委父母往就之居以作夫妻同牢而食女以嫁皆缺去
前上一齒

又曰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棧格上似樓狀居
虜飲食衣服被飾與夷州相似父母死以殺犬祭之作四

方函以盛屍飲酒歌舞畢乃懸著高山巖石之間不埋土中作塚塋也男女悉無禮今安陽江縣是其子孫也皆好猴頭羹以菜和中以醒酒雜五肉臠不及之其俗言寧自負人千石之粟不願負猴頭羹臠

朝鮮

尚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祿父紂子也釋箕子之囚

箕子不忍周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自以朝鮮封之箕子

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二祀來朝

史記曰朝鮮張晏注朝鮮有濕水冽水汕水合為冽水疑

樂浪朝鮮取名于此汕所

又曰朝鮮王滿燕人也自始韓時嘗畧屬真番朝鮮為置

太三御覽 卷七百八十 三

吏築彰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遠難守修復遼東

故塞至沮水為界屬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于

餘人魍結黨夷服而走東出塞渡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

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齊燕亡命者王之郡王險

王險地名會孝后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

保塞外蠻夷母使侵盜邊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

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

至孫右梁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眾國欲

上書見天子又擁于弗元二年漢使涉何醮諭右渠終不

肯奉詔何去至界臨沮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

裨王名也即渡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

美卽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怒何發兵冀攻殺
何天下幕在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實自齊浮渤
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渠險
天子爲兩將軍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
見使者頓首謝欲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復遣大
子入謝獻鳥五千疋及餽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渡沮水使
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宐令人毋持兵太
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左將軍
破沮水上軍乃前去城下圍其西北樓舡亦皆會屈城南
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急擊之勅鮪大臣乃
陰使人約降樓來往言尙未骨决天子使濟南太守公孫
遂往征之有便宐得已從事遂至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
將軍營計事卽命左將軍已下縛執船將軍并其軍以報
天子天子誅遂將左軍已并西軍卽擊朝鮮朝路相人
韓陶尼谿相叅軍王唼師古曰和路一人也韓陶二人尼
侯相赤三人也軍王唼四也唼類
相與謀死人殺朝鮮土右渠來降王險城下未故右渠之
大臣成已反又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梁子長降相路人最
告告諭其民子誅成已遂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十

四

四郡

漢書地理志曰玄菟樂浪武帝時初置皆朝鮮獫狁句驪
蠻夷般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儀田蠶織作樂

浪朝鮮民犯禁八條

如淳曰有其相殺以當時償殺相贖
四其四不見

者人五十萬爲民俗猶差之嫁取無所仇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收吏效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楮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令相犯禁寢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之不行乘桴浮海欲居九夷有以也

獬豸

魏志獬豸國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浞沮接東穹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餘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門戶不閉而民不相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准僭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十一

五

稱王陳勝等起畧叛秦燕齊趙民避地入朝鮮數萬里燕人衛滿魑結夷服復來王之漢武帝代滅朝鮮入其地爲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漢以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就主下戶其耆舊自謂與勾麗同種其人性慤頗少嗜欲有廉恥不請勾麗語言法俗大抵與勾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男子繫銀花廣頗數寸以爲飾自單于大嶺以西屬樂浪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獬豸爲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爲侯今不忍獬豸皆人種也其俗百姓不婚多忌諱每疾病死以輒損擗舊宅更作新居布麻蠶繅飲食亦有曉候星宿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嫁娶喪葬之法有似勾麗不以珠玉爲寶常用十月節祭天晝夜飲酒

歌舞名爲舞天又祭虎以爲神其邑洛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之名曰責禍殺人者償死寇盜作矛長三丈至戰時數人共持之能步門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簾皮上饒文狗又出菓下馬漢時獻之正始六年樂浪太守鄧茂帶方太守弓遵以嶺東獫狁屬勾麗與師伐之不耐候等舉邑降八年詣闕朝貢詔更拜不耐獫王居處雜在人閒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吏遇之如民風俗通曰貂者謹按春秋傳大貂者貂路也薄也不知送往勞來無宗廟采賦殿傳薄也

三韓 辰韓 弁韓 附

後漢書曰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馬韓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十 六

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三國其地與獫狁接弁韓在辰之南亦有十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二國大者萬餘戶小者千餘戶各在山海閒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目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玉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出大粟如梨有大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亦無城郭作土室刑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不能相制御其葬有棺無槨不知乘牛馬不貴金寶綿羅唯重纓珠以綴衣爲飾及懸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魁頭

頭也謂以髮榮纓成科結也約音 布袍章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

者輒以繩貫脊皮縋以大木嚙呼爲健善用弓楯矛櫓雖有鬥爭攻戰而貴相屈服俗言鬼神當以五月竟祭鬼神晝夜酒食羣聚歌舞輒數十人相隨踏路爲節十月農工畢亦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又立蘇塗建大木以懸鈴鼓事鬼禮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

魏志曰馬韓漢桓靈之末韓獫狁強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右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人興兵伐韓獫狁人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魏景初中明帝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部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十一 七

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與樂浪又曰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中其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首如鮮卑但衣韋衣有上無下好豢牛豕乘舟往來市貨韓中矣

辰韓

後漢書曰辰韓者自言秦亡之人避苦役適韓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各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語又或名之爲秦韓有城柵水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祗傾有殺吳次有邑偕皆其土地服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織布乘駕牛馬

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獫狁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賈

易皆以鐵爲資欲喜歌舞飲酒鼓瑟宜生欲令頭扁皆押之以石

魏志曰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爲王明其爲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也其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欲使者飛揚其國作屋橫累木爲之有似牢獄

弁韓

後漢書曰弁韓與辰韓雜城廓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服潔清而形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初韓鮮王淮爲衛滿所破乃將其餘種數千人走入海破馬韓攻之自立韓王上淮滅絕馬韓人復自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十

八

立爲辰王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諶等詣樂浪貢

獻

諶斯邑名
諶音是

帝封蘇馬諶爲漢斯廉邑君使屬樂浪郡四

時朝謁彘帝末韓獫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亂苦多流亡入韓者

魏志曰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於竈者在戶西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一

四彝部二

東彝二

百濟

夫餘

新羅

百濟

北史曰百濟之國蓋馬韓之屬也出自夫餘王東明之後有仇台篤於仁信始立國于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遂爲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因號百濟其國東極新羅北接高句麗西南俱限大海東西四五百十里南北九百里其郡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自五方中方曰古沙城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熊津城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十一

一

又曰百濟國王姓餘氏號於羅瑕百姓呼爲韃吉支夏言並王也王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杆率五品柰率六品已上冠飾銀華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卷虞十六品皆白帶自恩率以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司分掌其入飲食衣服與高麗畧同若朝拜祭祀其冠兩箱加翅戎事則石拜謁之禮兩手據地爲禮婦人不加粉黛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爲兩道盤於頭上衣似袍而神微大兵有弓箭刀稍俗重騎射兼愛墳更有鼓角篳篥箏竽篋笛之樂投壺

擄蒲弄珠握槩等戲尤尚奕棋行宋元嘉歷以建寅月爲歲首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輸之其刑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徵之婦犯奸沒入夫家爲奴婢婚姻之禮畧同華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居服餘親則葦訖除之土田下濕氣候溫暖人皆山居有巨栗其五穀雜菓菜蔬及酒醴肴饌之屬多同內地唯無駝騾羊鵝鴨

又曰百濟國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荔

音協

氏解氏真氏

國氏木氏苗

音白

氏其俗每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立

始祖仇台之廟於國城歲四祠之

又曰隋開皇初百濟王餘昌遣使貢方物拜上開府帶方

太平御覽

卷一百八十一

一

郡公百濟王平陳之歲戰舡漂至海東就牟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甚厚并遣使奉表賀陳平文帝善之八年復使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典遼東之役奉表請爲軍導高麗頗知其事兵侵其境大業七年帝親征高麗其王餘璋使國智牟來請軍期帝遣使尙書起部郎席律詣彼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東餘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爭十子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

南史曰晉義熙十二年以百濟王餘映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宋元嘉二年詔廉謁者閻丘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等往宣旨慰勞其後每歲遣使奉

表獻方物三十七年上表求易林式占腰弩文帝並與之
梁天監中進大號征東將軍尋爲高句麗所破衰弱累年
遷居南韓地普通二年王餘隆上表稱累破高麗今始與
通好百濟更爲強國五年隆死詔以其子明爲百濟王所
都城曰固麻謂邑曰檐魯如中國之言郡縣其國有二十
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其人形長衣服潔淨其國
近倭頗有文身者言語服章畧與高麗同呼帽曰冠襦曰
複衫袴曰禪其言黍諸夏亦秦韓之遺俗云中大同七年
累遣使獻方物并取涅槃等經義毛詩博士并工匠畫師
等并給之太清三年遣使貢獻方物及至見城闕荒毀並
號慟涕泣侯景怒匹執之景平乃得還國

唐書曰百濟國王所居有東西兩城所置內官曰臣佐平
掌宣納事內頭佐平掌庫藏事內法佐平掌禮儀事衛士
佐平掌宿衛兵事朝廷佐平掌刑獄事兵官佐平掌在外
兵馬事其用法叛逆者死籍沒其家殺人者以奴婢三人
贖罪官人受財及盜者三倍追贓仍終身禁錮凡諸賦稅
及風土所產多與高麗同其王服大神紫袍青綿袴烏羅
冠金花爲飾素皮帶烏革履官人盡緋爲衣銀花飾冠庶
人不得衣緋紫歲時伏臘同於中國其書籍有五經子史
又表疏並依中華之法其國西南海中有三島其上出黃
漆樹似小楨而樹大六月取其汁漆器物色如黃金其光

又曰武德四年百濟王扶餘璋遣使來獻果下馬七年又遣大臣奉喪朝貢高祖嘉其誠款遣使就冊爲帶方郡王百濟王自此歲遣朝貢高祖勞撫甚厚田訟高麗閉其道路不許來通中國詔遣朱子奢往和之又相與新羅世爲讐敵數相侵伐貞觀元年太宗賜其王璽書令節停兵革璋因遣使奉表陳謝雖外稱順命內實相仇如故十一年遣使來朝獻鐵甲雕斧太宗優勞之賜綵帛錦袍等

又曰貞觀十六年百濟王義慈興兵伐新羅四十餘城又與高麗和親通好謀欲取黨項城以絕新羅入朝之路新羅遣使告急請兵太宗遣司農丞相里立契資書救告論兩藩示以福禍及太宗親征高麗百濟懷二乘間襲破新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十一

四

羅七城二十二年又破其十餘城數年之中朝貢遂絕高宗嗣位始遣使朝貢六年新羅王金春秋上表稱百濟與高麗靺鞨侵其北界已沒三十餘城顯慶五年命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統兵討之大破其國虜義慈及太子隆小王孝演僞將軍五十八人等送於京師上責而宥之其國舊分爲五部統郡三十七城二百戶七十六萬至是乃以其地分置熊津馬韓東明等五都督府各統州縣立其酋渠爲都督刺史及縣令命耶衛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總兵以鎮之

又曰百濟王義慈事親以孝行聞友于兄弟時人號海東曾閔及至京數日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衛尉卿特許其

舊臣赴哭送於孫皓陳叔寶墓側塋之

夫餘

後漢書曰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弗橐離國王出行其待兒於後妊身王遂欲殺之待兒曰前見天上有雞如大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欄亦如之以爲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欲殺東明奔走南至掩彪音斯水以弓擊水魚鼈皆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焉東夷之地最爲平敞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貂豹大珠如酸棗以員柵爲城有宮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十一

五

室倉庫牢獄其人麤大勇強而謹厚不爲官鈔以弓于爲兵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而已飲食用俎豆會同拜爵揖讓升降洗爵以臘月祭天大會飲食歌舞連日迎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牛以號占其行人無晝夜好歌吟聲音不絕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爲奴婢盜一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惡姪婦旣殺復尸於山上兄死妻嫂死則有槨無棺殺人殉塋多者以百數其王塋用玉匣漢帝預以玉匣付立菟郡王死則迎取以塋焉建武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荅之於是使命歲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吏人後馬攀附

永寧二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詔黃門鼓吹角抵戲送遣之桓帝時亦朝貢獻帝時求屬遼東云

魏志曰夫餘本屬玄菟其俗有敵諸却自戰下戶俱担糧飲食之其死夏月皆用水有柳無棺停喪五月其居喪男女皆結白婦人著布衣而去環珮大體與中國相類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東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強度以夫餘在三虜之間妻以宗女正始中幽州刺史吾丘儉討句麗遣玄菟太守王願詣夫餘王位居太如郊迎供軍糧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俱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其言歲王困國有故城名穢城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十一

六

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穢人抑有以也
晉書曰夫送國至太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沮武帝以何龕爲護東夷校尉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使詣龕求率見人還復舊國遣督郵賈沈以送之其後每爲虜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又以官物贖還禁市夫餘之口自後無聞

新羅

秦書曰符堅建元十八年新羅國王縷寒遣使衛頭獻美女國在百濟東其人多美髮口長尺餘

又曰符堅時新羅國王縷寒遣使衛豆朝貢堅曰卿言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也荅曰亦有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

南史曰新羅魏昔曰新羅宋昔曰新羅或曰新羅其國小不通使聘梁普通二年王姓慕容秦隋使百濟獻方物其俗呼城向外曰淨羅其邑在內曰啄平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先期皆六啄評五十邑勒土地肥美植五穀多麻桑織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別其官各有伊哥干伊尺干迎干破彌干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沙咄干等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何半靴曰洗其拜及行與高麗相類無文字刻木爲信語言待百濟而後通焉

北史曰新羅者先其本辰韓種也辰韓始有六國後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或稱魏將吾丘儉討高麗破之奔

汶沮其後復歸故國有留者遂爲新羅亦曰斯盧其人辯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汶沮不耐韓滅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初附庸百濟百濟征高麗不堪戎役後相率歸之遂至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焉

又曰新羅王真平以隋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文帝拜真平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官有十七等一曰伊哥干貴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士次大烏次小烏

次造

位外有郡縣其文

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

部伍風俗政刑衣服畧與高麗百濟同每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郡官其日拜日月神主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宮人射賞以馬布有大事則聚郡官詳議定之服色尙畫素婦人辮髮繞頭以雜綵及珠爲飾婚家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死有棺歛塋送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居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菓菜鳥獸物產畧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

唐書曰新羅王所居曰金城周七八里衛兵三千人設獅子隊文武官凡有十七等武德四年其王真平遣使朝貢高祖遣使賜以經書及畫屏風錦綵自此朝貢不絕其食器用椰箱亦用銅及瓦國多金朴兩旌異姓不爲婚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十一

人

又曰貞觀五年新羅遣使獻女樂二人皆鬢髮美色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聲色之娛不如好德且山川險遠懷生可知近日林邑獻白鸚鵡向解思鄉祈請還國鳥猶知此况人情乎但愍其遠來思戀親戚宜付使者聽其還家

又曰新羅王金真平卒無子立其女善德爲王貞觀九年遣使冊命善德爲樂浪郡王新羅王十七年遣使上言高麗百濟累相攻襲亡失數十城兩國連兵意在滅臣社稷謹遣部臣歸命大國乞偏師救助後太宗將親征高麗詔新羅纂集士馬應接大軍新羅遣大臣領兵五萬入高麗南界攻水口城降之

又曰新羅王善德卒立其妹真德爲王貞觀二十二年真

德遣其弟國相伊贊于金春秋及其子文王來朝春秋請設國學觀釋奠及講論太宗因賜以所制温湯及晉祠裨并新撰晉書將歸國

又曰永徽元年新羅王真德大破百濟之衆遣其弟子法敏以聞真德乃織錦作五言太平訟以獻其詞曰大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繼百王統天崇再施理物體含章深侔諧日月撫運邁陶唐韜旗何赫赫征鼓何鐺鐺外夷違命者剪覆被天殃凝幽顯遐邇淳風竟呈祥四時和玉燭七耀巡萬方維岳降宰輔帝任忠與良五三成一德昭我家大唐帝嘉之拜法敏爲大府卿

又曰永徽六年百濟與高麗靺鞨興兵侵超繼北界其王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十一 九
春秋道使上表求救顯慶五年命左武衛將軍蘇定方爲熊津道大總管統水陸十萬仍令春秋爲嶋夷道行軍總管與定方討平百濟俘其王扶餘義慈來獻自是新羅漸有高麗百濟之地其界益大西至于海

又曰龍元三年詔以新羅國爲雞林都督府授其王金法敏爲雞林都督法敏卒其子政明嗣位垂拱二年遣使來朝因請唐禮一部并雜文章則天令寫吉凶要禮并於文館詞林採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以賜之

又曰開元二十五年新羅王興光卒玄宗遣左贊善大夫邢嘯往弔祭并冊其子承慶爲新羅王嘯將發上製詩序太子以下及百寮咸賦詩以送之謂嘯曰新羅號君子之

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涉善於講論故選充此使到彼宜闡揚經典使知大國儒教之盛又聞其人多善奕棋亦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楊李鷹爲之副疇等至彼大爲蕃人所敬其國棋者在皆李鷹之下於是厚賂疇等金寶及藥物又曰大歷六年新羅王金乾運遣使金標石來賀八年又遣使獻金銀牛黃魚牙縗胡霞綢等

又曰元和三年新羅王金重興遣使金力奇來朝力奇上言真元十六年奉詔冊臣故主金俊邕爲新羅王毋氏爲大妃妻朴氏爲王妃冊使韋丹至中路而知俊邕薨其冊却回在中書省今臣遣國伏請授臣以歸救金俊邕等冊宜今鴻臚寺於中書省受領至寺宣授與金力奇令奉歸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十一

十

國仍賜其叔彥昇門戟令本國准例給與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二

四夷部三

東夷二

倭

日本

紇與人

蝦夷國

倭

後漢書曰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川為居凡百國漢武

帝滅朝鮮使駟通於漢者三十餘國倭王居邪馬臺國

之回反倭樂浪郡徼去漢國二千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

治與朱雀儋耳相近故其國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蚕桑知

織績為布縑出曰王其山有丹土氣溫暖冬夏生菜茹無

牛馬虎豹羊鵲作雞其兵有矛稍木弓竹矢或以骨為鏃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十二

一

男子皆黥面文身不知大小別尊卑之義其男衣皆橫幅

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項而着之並以丹

朱圻身說文曰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宇父母

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俗皆徒

跣以蹲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眾國

多女子大夫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叁女人不淫不妬

又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族其

死者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飲食而等類就歌舞為

樂灼骨以為卜用占吉凶行來渡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

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途吉利則與以財物如病疾

遭苦以為持衰不謹便共殺之

魏志曰倭國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舊國百餘小國漢時有朝見者令使譯所通其三十國從帶方至倭經海岸水行歷韓國從荏南國東到日本北岸拘鄆韓國千餘里至對馬國五千餘里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之所居三島方四百餘里地多山林恭良田食海自活乘船北行市糴又南渡於海一千里名曰瀚海至一大海置官與對馬同地方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亦有田地三田不足一食亦行市糴又渡海千餘里至未田國戶四千三百海居人善捕魚水深淺皆能沉沒取之東北千餘戶世有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莫觚柄渠觚有陸行五百里王皆統屬女王帶方使往來常止住又東南王奴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十二

二

國萬里置官曰先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又東行萬里至不彌國戶千餘置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於投馬國戶萬置官曰彌彌副曰彌彌王利又南行十日由陸行至小至耶馬臺國戶七萬女王之所都其置官曰伊支馬次曰彌馬叔次曰之馬獲又次曰奴住鞮其屬小國有二十一皆統之女王之男又有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曰狗石之早狗者非其國王也自帶方至女國萬二千餘里其俗男子無大小皆黥不文身聞其舊語自謂太伯之後又云自上古以來其使詣中國中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謂之恭敬其呼應聲曰噫

噫如然諾矣

又曰倭國本亦以男子爲王漢靈帝光和中倭國亂相攻
伐無定乃立一女子爲王名昇彌呼事鬼道去惑衆自謂
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
子一人給飲食傳亂出入其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守衛嚴
峻景初三年公孫淵死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言帶方
郡求詣天子朝見太守劉夏送詣京師難升米致所屬男
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衣二疋詔書賜以雜錦采帛七
種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之屬付使還又封其
倭王印綬女王死大作塚殉葬者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
不伏更相殺數千人於是更立復卑彌呼宗女臺舉年十
三爲王國中遂定其倭國之東渡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十一

三

也又有朱中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倭國四千餘里
又有裸國墨復在東船行可一年至

南史曰倭國風俗不淫男女皆露髻富貴者以錦綉雜采
帽似中國巾帽而短晉安帝時有倭王讚遣使朝貢宋武
帝永初二年詔曰倭王讚曰誠宜甄可賜除授文帝元嘉
二年讚又遣使奉表獻方物讚死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
使持節都督倭百齊新歲任那奉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
將軍倭國王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彌又求徐正倭洧等
十三人平西征虞軍號詔並聽之自此朝貢不絕至順帝
昇明二年倭王武遣使上表言自昔祖珍躬擐甲胄跋涉
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

凌乎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僉畿累葉朝宗不愆
于歲道過百齊裝飾船舫而句麗無道圖欲見吞臣亡考
濟方欲大舉奄喪父兄垂成之功不獲一簣今欲練兵申
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以勸節詔
餘武使持節督倭新歲秦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
國王王齊建元中及梁武帝時並來朝貢

北史曰隋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
輩雞彌遣使詣關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
爲兄以日爲弟天明時出聽政啣跌而坐日出便停理務
委我弟文帝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姓雞彌
沒官有女六百人名太子爲利歌彌多弗利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十二

四

又曰倭國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
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
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
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

又曰倭國男子服飾衣裙襦其袖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
之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
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
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花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
裳皆有撰撮取竹聚以爲梳編草爲薦雜皮爲表緣以雜
文皮

又曰倭國有弓矢稍積斧漆皮爲甲骨爲矢鏑雖有兵無

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其國樂戶戶可十萬俗殺人
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自餘輕
重或流或杖每訊寃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置小石於
沸湯中令所竟者探之云理曲者卽手爛或置蛇甕中令
取之云曲者卽螫手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絃
琴笛男女皆黥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後
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
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略與華同好棋博握槊樗蒲之
戲氣溫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鷓鴣
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榭葉性質直
有雅風女多男少女婚嫁不娶同姓男女相悅者卽爲婚
太平御覽

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妬死者斂以
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年殯
庶人卜日而瘞及壆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

又曰倭國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
行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矣如鷄卵夜則有光新羅百
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仰之恒通使往來

又曰隋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
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
沒處天子無悉云云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夷書有無禮
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王遣小德
何輩臺從數百人設儀杖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

敬多毘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世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晉書曰倭國土風頗類新羅貞觀五年遣使獻方物太宗矜其道遠勅所司無令歲貢又遣新羅刺史高袁仁持節往撫之袁仁無綏遠之才與王子爭禮不宜朝命而還至二十二年又附新羅奉表以通起居

日本國

漢書曰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爲名或云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爲爲日本云日本舊小國併倭國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實對故中國統焉

大平御覽

卷七百八十二

六

又云其國界東西南北皆數千里西界至大海東界西界有大山限阻山外卽毛人之國長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來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中國戶部尙書冠進德冠其頂爲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錦爲腰帶真人好讀經史解屬文容止閑雅賜大晏於便殿授司膳卿放還本國

又曰開元初日本國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就鴻臚寺教之乃遣玄默闔幅布以爲束修之禮題云白龜元年調布人亦疑其僞爲此題所得賜資盡市於籍泛海而還其偏使朝臣重滿慕中國之風因畱不去改姓名爲朝衡仕虛左補闕義王友衡畱京師五十年好書籍放歸鄉逗畱不去

又曰貞元二十一年日本國遣使來朝留學生橘免勢學問僧空海元和元年朝貢使判官高階真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便請與臣同歸從之開成四年又遣使朝貢

海南經曰南倭北倭屬倭國在帶方東大海中以女爲王俗其零結衣服無針功丹朱塗身不妬忌一子數十婦

綜嶼人

外國記曰周詳泛海落綜嶼土多紆有三千餘家云是徐福童男之後風俗似吳人

蝦夷國

唐書曰蝦夷國海島中小國也其使鬚長四尺尤善弓矢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十二

七

插箭於首令人戴觚而立數十步射之無不中者明慶四年十月隨倭使入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二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三

四夷部四

東夷四

高句驪

范曄後漢書曰高句驪國節於飲食而好治宮室其俗淫
皆潔淨自喜夜輒男女羣聚爲倡樂

魏畧曰高句驪國在遼東之東千里其王都於丸都之下
萬二千里戶三萬多山林無源澤其國貧儉土著爲宮室
宗廟祠靈星社稷卜其吉凶喜寇抄其國置官有相如軍
盧沛者古鄒加尊卑皆有等本捐奴部爲王稍微弱今
桂婁部代之大家不田作下戶給賦稅如奴俗好歌舞其
人自喜跪拜伸一脚與人餘異行步皆走十月會祭天名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二

一

曰東盟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加著憤如馬
形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者卽會加評議便
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盜一責十二婚姻之法女家作小
屋於大屋後名爲婿屋暮至女家戶外自各跪拜乞得就
女宿女家聽之至生子乃將歸歸其俗淫汚相犇誘其死
無有槨無棺停喪百日好厚塋積石爲封列種松栢兄死
赤殺嫂俗有氣力便弓矢刃矛有鎧習戰人有水貂俗好彎
弓騎馬少便登山夫餘不能臣也沃沮穢皆屬之其國都
依大水而居王莽時發句驪兵以伐胡不欲行亡出塞爲

寇害更名爲下句驪

東夷四

後魏書曰高句驪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得河伯女

夫餘王閉於室中爲日所照引身避之目影又逐旣而有
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
棄之於路牛馬避之又棄之野衆鳥翼之夫餘王剖之不
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
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國
人以朱蒙非人所王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
朱蒙每私試知其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鶩者善令肥夫餘
王以肥者自乘瘦者給朱蒙後狩于山以朱蒙善射則給
之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
以告朱蒙乃與焉違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
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

伯外孫今日逃走追共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並浮爲
之成橋朱蒙得度魚鼈乃解追兵不得渡朱蒙至普述水
遇見三人其一人衣著麻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與
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驪因以高爲氏焉

北史曰朱蒙在夫餘時其妻懷孕朱蒙逃後生子始閭諧
及長知朱蒙爲國王卽與母仁歸之名曰閭達委之國事
朱蒙死至孫莫來立乃并夫餘漢武帝元封四年滅朝鮮
置玄菟郡以高麗爲縣以屬之漢昭賜之衣幘朝服鼓吹
常從立菟郡受之後稍驕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受
之遂名此城爲幘溝淩幘溝淩者句驪城名也

又曰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與之通好伯固死伊夷摸

立伊夷模數寇遼東建安公孫康出軍擊之大破其國焚燒邑落

又曰高句驪伊夷模死其子位宮立始位宮曾祖宮生而目開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凶虐國以殘破及位宮亦生而視人高麗呼相似爲位以爲似其曾祖宮故各位宮亦有勇力便鞭馬善射獵魏正始三年位宮寇遼西安平五年幽州刺史母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位宮大戰於沸流敗走儉追至靺嶼懸餘束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位宮單將妻息遠竄六年儉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將軍王頌追之絕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刻石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其後復通中夏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三

三

又曰後魏太武帝時高麗王劍曾孫璉始遣使者詣安東奉表貢方物并請國諱太武嘉其誠欵詔下帝系名諱於其國使員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爲都督遼海諸軍事高句驪王敖其所居平壤城訪其方事云去遼東南一千餘里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人戶三倍於前魏時後貢使相尋歲至黃金二百斤白金四百斤

又曰後魏文明太后以文獻宮未備敕璉令薦其女璉奉表云女非已出求以弟女應旨朝廷許焉會獻文崩乃止

又曰後魏大和十五年璉死百餘歲其孫雲朝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自此歲常貢獻至大統十二年其王成遣使

至西魏朝貢及齊受東魏之禪又朝于齊齊文宣加成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東夷校尉東郡公高麗王如故

又曰北齊天保三年文宣至營州使博陵崔柳使于高麗求魏末流人敕柳曰若不從者以便宣行事及至不見許柳張目叱之拳擊成墜於牀下成左右雀息不敢動乃謝服柳以五千戶反命

又曰高句麗東至新羅西度遼二千里南接百濟北鄰靺鞨一千餘里人皆土著隨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瘠蠶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飲食其王好修宮室平壤城亦曰長安城其城隨山屈曲南臨浪水城內唯積倉儲

器備寇至日方入固守王別爲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其外復有國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其國中呼爲三京遼東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統攝焉其置官有大對盧已下凡十二等分掌內外事復有內評五部褥薩人皆頭著折風形如弁士人加挿二鳥羽貴者其冠曰蘇骨多用紫羅爲之餘以金銀衣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婦人裙襦加襖書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兵器與中國畧同及春秋校獵王親臨之稅布五疋穀五石游入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疋其刑法峻罕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篳橫吹簫鼓之屬吹蘆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浪水上乘腰輦列羽儀觀之事畢王以衣入水分爲左右二部以

水石相濺擲喧呼馳逐再三而止性多詭伏言辭鄙穢不
簡親疎父子同俗其室寢好歌舞常以十月祭天其公會
衣皆以錦繡金銀以爲飾好蹲踞食用俎豆出三尺馬云
本朱蒙所乘馬種卽果下也風俗尙淫不以爲愧俗多遊
女夫無常人夜則男女羣聚而戲無有貴賤之節有婚嫁
耶男女相悅卽歸之男家猪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
財者人共恥之以爲賣婢死者嬪在屋內三年擇吉日而
葬居父母及未喪皆三年兄弟三月初三哭泣葬則鼓舞
作樂以送之埋訖以死者生時玩好車馬置墓側會葬者爭
取而去

又曰隋開皇中高麗王元率靺鞨萬餘騎寇遼東西營州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三

五

總管韋世忠擊走之帝大怒命漢諒爲元帥總水陸討之
下詔黜其爵位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
元云云于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知感遣朝貢煬帝嗣
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啟人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
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罪車駕皆
從止營於遼東又敕諸將至高麗若降卽宣撫約不得縱
兵入城城將陷賊輒言降諸將奉旨不敢遣機乃馳奏比
報賊降守禦亦備復出拒戰如此者三帝不語由是食盡
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
又曰隋大業九年煬帝復親征高麗敕諸軍以便宜從事
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年又其卽日六

軍並還十年又發天下兵會賊盜蜂起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高麗乃受其降以其使告太廟因拘留之

唐書曰太宗在東川謂侍臣曰高麗傾國而來存亡所繫一麾而敗天祐我也因下馬以謝天各所幸山爲駐驛山令中書侍郎許敬宗爲文勒石以紀其功八月移營安市城東勸等攻拔之乃詔班師初攻陷遼東城其中應沒爲奴婢者一萬四千人並遣籍沒爲奴將介賞將士太宗愍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令有司進其值以布帛贖之赦爲百姓其衆懽呼之聲三日不息

又曰貞觀二十年高麗遣使謝罪并獻二美女太宗謂其使曰歸謂爾主美色者人之所重爾之所獻信爲美麗憫其離父母兄弟於本國留其身而忘其親愛其色而傷其心我不取也還之

又曰乾封元年高驪遣其子入朝陪位於太山之下其年蓋蘇文死其子男生爲莫離支與其弟男建男產不睦爲其所逐走據國內城死守其子獻城請闕求哀十一月命英國公李勣率郭待封等以征之二年二月勣至新城謂諸將曰新城是其西境城鎮最爲要害若不先圖餘未易可下遂引兵於新城西南據山築柵且攻且守城中窘迫數有降者自此所向尅捷高藏及男建將首領九十八人持帛幡出降且請入朝勣以禮延接男建猶閉門固守一十月拔平壤城虜高藏男建等至京師獻俘於含元宮乃

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一縣一百又置安東都護府以統之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令縣與華人參理百姓其後頗有逃散

南史曰高麗本有五族有消奴剖絕奴部慎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微弱杜婁部伐之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焉晉安帝義熙九年高麗奉表獻赭白馬宋元嘉十五年馮宏爲魏所攻敗奔高麗北豐城表求迎接文帝遣使王白駒趙次興迎之并令高麗資遣璉不欲宏南乃遣將孫澈高仇等襲殺之白駒等率所領七千餘人生擒澈殺仇等二人十六年文帝欲侵魏詔璉獻馬八百匹大明二年又獻肅慎氏楛矢石弩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三

七

歷齊梁並受尊位遣使奉表貢獻方物不絕

唐書曰高麗者出自夫餘之別種也其國都於平壤城卽漢樂浪郡之故地在京師東五千一百里其官大者號大封盧比一品總知國事三年一代若不稱職者不拘年限交替之日或不相祇服皆勒兵相攻勝者爲之其王但閉宮自守不能制禦次曰太大兄比正二品對盧以下官總十二級外置州縣六十餘城大城置褥薩一比都督諸城置道使比刺史其下各有寮佐分掌曹事衣裳服食唯王五綵以白羅爲冠白皮小帶其冠及帶咸以金飾官之貴者則青羅爲冠次以緋羅挿二鳥羽及金銀爲飾衫筒袖袴大口白韋帶黃革履國人衣褐戴弁婦人首加中幘好

圍碁投壺之戲人能蹴鞠食用籩豆簋簠罇俎壘洗頗有箕子之遺風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茸舍唯佛寺神廟及王宮官府乃用瓦其俗貧窶者多冬月皆作長坑下燃熅火以取暖種田養蠶同中國城東有大穴名神隧皆以十日王自祭之俗愛書籍至於衡門廝養之家各於街衢造大屋謂之扁堂子弟未婚之前晝夜于此讀書習射又曰武德二年高麗于建武遣使來朝四年又遣使來朝貢高祖感隋末戰士多陷其地五年賜建武書曰所有高麗人等已令追括尋卽遣送彼處有此國人者王可放還務盡撫育之方共宏仁恕之道於是建武悉搜括華人以禮賓送前後至者萬數高祖大喜七年遣使往冊建武爲

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仍將天尊像及道士往彼爲之講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觀聽者數千人貞觀二年破突厥頡利曰汙武遣使奉賀并上封域圖五年詔遣廣州都督廣司馬長孫師往收瘞隋時戰亡骸骨毀高麗所立京觀又曰貞觀十六年高麗西都大人蓋蘇文攝職有罪其王建武議欲誅之蘇文乃悉召部兵於南城云將校閱諸大臣皆來臨視蘇文勒馬盡殺之因馳入王宮殺建武立其弟大陽子藏爲王自立爲莫離支猶中國兵部尙書兼中書令職也自是專國政蘇文姓錢氏鬚貌甚偉形體魁傑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恒令其屬官俛伏於地踐之上馬及下馬亦如之出必先布隊伏導者長呼以辟行人百

姓畏避皆自投坑谷太宗聞之仍遣佐武衛將軍薛仁貴
摠兵鎮之自是高氏君長遂絕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十三

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三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